

宋人小说

李华卿编

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李華卿編 朱沛蓮校訂

宋人小說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三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修訂一版

宋人小

定價新台幣

(外埠酌加運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李華卿

校訂者：朱沛蓮

發行人：浦家麟

發行者：遠東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一號十樓

印刷者：遠東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一號十樓

宋人小說再版序言

余爲台北遠東圖書公司校訂唐人小說將畢，公司當局，以前此所景印之宋人小說，存書亦已告罄，擬卽再版印行，以應社會需要；并以前印之書，內中頗有輾轉抄錄，以及手民排植錯誤之處，請爲一併校訂，以免貽害讀者，余以遠東用意良善，勉力爲之。

輒近以還，我國國民經濟，因工業起飛，已由農業社會時代，躍進工業時代，熙熙攘攘，唯利是務。雖以宣揚文化爲業之書肆，亦所不免，如翻版舊籍，率多景印出之，以其工省本輕，易於獲利也。至其內容有無誤謬，絕不計及，獨遠東一反慣例，不惜巨資，重行排印，並將原書先以校訂，然後付梓，期能盡善，誠叔世未可多見之舉，有足多矣！

夫宋人小說，一如唐人小說，多出名家手筆，其得垂之後世者，誠非偶然。乃者校訂本中，原有誤謬之處，俱經改正，所有原作者之姓名簡歷，亦儘可能予以簡介，俾閱者得能知其時代背景。青年學子，果能人手一卷，豈僅廣見聞，增長閱歷，裨益國學之進修，所關尤巨，勿以普通小說視之，則幸甚矣。

丹陽朱沛蓮序於中和擬香樓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端陽前五日

宋人小說 目錄

序言
碾玉觀音（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一一—一四
菩薩蠻（同）	上第十一卷	一五—二三
西山一鬼窟（同）	上第十二卷	二四—三六
志誠張主管（同）	上第十三卷	三七—四七
拗相公（同）	上第十四卷	四八—六〇
錯斬崔甯（同）	上第十五卷	六一—七七
馮玉梅團圓（同）	上第十六卷	七八—八七
合同文字記	八九—九三
楊帝海山記上下卷	九四—一〇四
楊帝迷樓記	一〇五—一〇八
楊帝開河記	一〇九—一一六
張謹	一一七—一二八
韓湘子	一二九—一三一
韓魏公	一二二—
佚名	一

王榭	佚名	二三一	二二六
流紅記	張寶	二七一	二二九
趙飛燕別傳	秦醇	三〇一	三三三
譚意歌傳	秦醇	三四一	三三九
王幼玉記	柳師尹	四〇一	四四三
梅妃傳	佚名	四四一	四四七
李師師外傳	佚名	四八卜	一五三
綠珠傳	樂史	五四一	一五七
楊太真外傳·上、下	樂史	五八一	一七一
潘辰	吳淑	一七二
白萬州遇劍客	張齊賢	七三一	一七五
桑懌傳	歐陽修	七六一	一七八
雜識	曾鞏	七九一	一八一
盜智	費袞	八二一	一八三
俠婦人	洪邁	八四一	一八五
崔素娥	王銍	一八六
余媚娘	溫豫	一八七
狄氏	康布	一八八一	一八九

碾玉觀音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

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

*

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的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

*

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

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颻澹蕩送春歸；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胡蝶飛來忙劫劫；採將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春宵何事老芳叢？黃鶯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物邊啼血尙猶存；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蜀魄健啼花影去，吳

蠶強食柘桑稀。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

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

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聽得橋下棹梢鋪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

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

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梢鋪裏請璩大夫來說話。」

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

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繡群芳樣。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

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

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

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甯，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

正合我意！」就叫崔甯下手。

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卽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甯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

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吵吵，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穆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騾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甯打個胸廝撞。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喏。

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攬掇道，「好對夫婦！」崔甯拜謝了，不則一番。崔甯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

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甯，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

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崔甯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甯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甯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杯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甯又着手，只應得諾。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你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甯又則應得諾。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甯道，「豈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甯道，「告小娘子；要和崔甯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

當夜做了夫妻。

四更以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甯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

住了幾日，崔甯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

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

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甯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甯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

崔甯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甯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甯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甯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

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甯着了一看，崔甯却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甯，——從後大踏步尾着崔甯來。正是：

離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疏籬茅舍月光篩；玻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无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囉喏。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

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

今日崔甯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甯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甯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唬殺崔甯夫妻兩個，被他看破。

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那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們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

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叵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

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

公文，同來尋崔甯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柴燕，猛虎啖羔羊。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聲郡，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燥，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唬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砍得人？」郡王聽說，道，「叵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砍？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甯解去臨安府斷治。」

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甯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甯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便教壞了你。』要共逃走。崔甯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

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甯，且與從輕斷治。崔甯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

當下差北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甯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

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甯道，『却是怎地好？』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篔，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甯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

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甯一路買酒買食奉承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

再說崔甯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舖。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甯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鄰舍。指道，『這一家便是。』

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鄰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鄰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

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

且說崔甯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甯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

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

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甯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整。』

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甯。郡王回奏，『崔甯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使使人去建康取得崔甯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甯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甯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甯，令只在行在居住。崔甯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

可眞事有湊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